

长治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



长治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潞安.....	白嘉诚 (1)
辛亥年潞安干草会.....	尚 迁 (11)
辽、沁、潞、泽营务处前前后后.....	何云山 (19)
民国年间长治县的县、区、 村机构及施政简况.....	何云山 (22)
模范示教.....	张景房 (25)
长治二中前身省立四中.....	杨日新等 (27)
程如璽先生事略.....	孟福昌 (34)
清真街小学的成长.....	(37)
赤祥村伏击日军二十师团部纪实.....	虞 唐 (50)
回忆“青修惨案”.....	赵月娥等 (57)
智取老顶山.....	原德树 (60)
天主教外国传教士在潞安教区的 传教机构.....	白嘉诚 (63)
长治回民面面谈.....	程 裕 (75)
长治政协前十年 ——一届一次会议前后.....	孟福昌 (109)

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潞安

白嘉诚

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凭着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随着而来的民族灾难，就是割地赔款，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辱国丧权，莫此为甚。这时，帝国主义传教士，随着兵舰商船，接踵而来，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深入内地，各处置地建堂，践踏国法，恣意扰民，欺诈诱骗，无恶不为，民愤极大。自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九八年，四十二年之间，重大的所谓教难（教案）有四十七起，每次教案都被帝国主义做为侵略中国的借口。如山东两教士被杀，德国就派兵强占胶州湾。中国人民对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憎恨极了，他们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够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这样狠心肠地欺侮中国人民，难道传教士会独具善心吗？帝国主义者残杀中国人民的肉身，难道传教士会救中国人民的灵魂吗？人民的眼睛逐渐亮开了，认清帝国主义传教士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一丘之貉。因而，对洋教士痛恨万分，积怨日久，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尤其是传教士以金钞收买无赖游民，当作头銜，依外力讹诈善良，包揽词讼，力量比旧绅士更大。总理衙门又以“年来教案迭起，每议赔偿，累万盈千，公家受累无穷”为借口，制定新章，“凡教案赔偿之款，由地方负责”。这样地方官员凡遇“民教相

争”的事，绝大多数是偏袒教友，唯恐惹起“外交争端”诛累自己，而清廷的态度，亦是得过且过尽情容忍。

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西开教案发生，震动全国。满清政府，软弱无能，在帝国主义无理要求下，除了谢罪（大臣崇厚赴法谢罪）赔款银二十五万两，重办滋事人（知府张光藻、县官刘杰充军伊犁），又斩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民愤达于极点，终于导致了义和团反帝灭洋的爱国运动。后来论史者也认识此点说“是役也（天津教案），法重情轻，论者冤之。而天津附近地方见闻较切者，尤愤激焉！此义和团兴起三大原因也”（运动史）。

义和团，始名“义和拳”，在改“扫清灭洋”为“扶清灭洋”口号以后，易名“义和团”。义和团的爱国运动，是以“杀洋人，灭贼官”为号召的。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人们同称之为“义民”。满清政府由衷称赞说：“我义民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搏，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至鬻龄童子亦执干戈以卫社稷”（清光绪廿六年五月上谕）。

运动开始时，旨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代理人——洋教士，并无意仇教，更无意杀戮中国教友。慈禧在光绪廿六年六月颁示上谕中这样说道：“自各国传教以来，各省屡有民教相仇之事，总由地方官办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其中非无良善之徒，只因惑于邪说，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非为，执迷不悟，而民教遂结成不可解之仇……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甘心异类自取夷诛，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纲开一面，着各省督抚通飭各地方官遍行晓谕，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其自新，

不必追其既往……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逐回国”。同年三月，毓贤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立即组织义和团打击洋人。起初只限于仇视外国人，并无杀害教友之意。

如在公布光绪皇帝圣谕时说：“我接到皇上驱逐欧洲传教士各归本国命令，立刻敬重执行，希各县地方官立刻将所有欧洲人全部遣发回国。”（致命录16页）

但各地传教士，将自遭的厄运，迁祸于教友身上，诬指为“教难”，煽动教友，武装抵抗，造成了一场历史悲剧。这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玩弄“以华制华”在宗教方面的伎俩。外国传教士把“灭洋”的火把，故意扔到“灭教”的心理上，在教友中点起护教保洋的烈火，致使许多教友替帝国主义传教士当了炮灰。

庚子年间，义和团举事，潞安教区亦是死伤较重的地区之一。事变后，帝国主义传教士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嚣张日甚，足见帝国主义者侵略本质是不变的。

今将潞安教区庚子年间，义和团活动以及荷兰传教士的反抗情况介绍如下：

（一）潞安府天主堂

义和团，俗名大刀会，据说起于河南三角地带，领袖是朱红灯（洪登）和一和尚（大号本明）。毓贤来山西支持，遂由河南进入山西晋城。五月间，消息紧张，六月初，风声更紧，贺主教见势不好，携带成、翟二修生，逃往壶关县安口天主堂，后又化装逃往河南林县小庄上。这时，在潞安府一带，到处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同时有些地方出现了标语宣传，如南垂街上写着：“天无云，地焦干，全是洋楼遮住天。你不信，仔细看，洋人眼睛都发兰。抄铁路，拔电线，

紧急毁灭火轮船。”在马厂村墙上也贴出了“大刀会，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天无雨，地焦干，都是教门遮住天。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兰。抄铁路，拔电线，紧急毁灭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尽去完。”六月十日，义和团包围了天主堂。次日上午，本堂神甫温（荷兰人）头戴草帽，身穿短服，化装成农民，陪同教友名寿孩，逃出东门，奔往壶关安口。午后，义和团点火烧堂，浓烟直升，城内狮子街教友隐约地听得砖瓦坍塌声。堂内东西劫掠一空。教友怕甚，少数逃出门外，天傍晚，有教友百余人，妇女居多数，分乘车数辆，驱至县衙门，齐跪大堂阶前，高声呐喊道：“请大老爷杀了我们吧”，县官回答说：“回去吧，不杀你们”。教友齐声答道：“回去，剿了我们的家，我们往哪里住？”县官命退厢房，遣人解劝，众教友见死在眼前，不敢抗命，许应了退教。于是县老爷即派三班头、四班头值勤衙役兵，手提红灯，星夜送至武家巷李含义教友家，集中看护。

李含义家有钱，房院宽敞，一进数院，县官令院内设置佛擅香炉，悬罗坠鼓，每天按时烧香磕头。此外，李含义代表教友，头戴凉蓑帽，身穿长袍短褂，衣冠楚楚，手端顶礼，串街进庙烧香。过不多时，县衙发下腰牌（背教记号），白天教友身带腰牌可以外出劳动，门上挂红灯，不敢留教友，怕红灯照着，但是义和团并没有放弃对教友攻击。一次，义和团夜袭武家巷，教友早有准备，在房坡上备有碎石乱砖。武家巷巷狭房高，当义和团进巷时，教友李海气、李海顺在房坡上久爬以待，见势情急，便大声喝道：“亲戚朋友走开，不是亲戚朋友照头”，砖石齐下，一时巷狭沿浅不

易存身，义和团遂退出。前后数十日，相斗仅此一举。

城里死亡一教友，名武纪昌，狮子街人，但非因教而死。六月十一日有人告诉他，××挖他的门框，想抢东西，乡勇武兴至，见怒，持枪命中该人屁股，当，一枪，鲜血直流，老汉立即倒地。事后，齐斜台传绑武纪昌至县衙门，适齐斜台之子从太原返，进言说：“太原大杀洋人，此二毛子不如杀之”。父闻，定其死罪，当即以定刑板卡其颈项，发送十字街心，刽子手一刀将首砍下。

此外，南门外长治县柳林庄死七人，王喜则被义和团邻村人截击打死，其妻携子逃亡，途中将一小孩遗放路上，饥困死亡，另一子随母投井而亡。王喜则弟王满喜，妹王玉姐都被投入井而死。其二爸天宝受惊后，随至柳林，幸免一死。其弟是哑叭，未逃被捕，投入井中。事后，除领取抚恤外村里买棺备衣，隆重殡葬。唯喜则尸体，因当时匆忙埋入老坟不易寻辨，空棺入葬，共同埋于村外所谓“致命坟地”立碑永记。

同时，一教友名叫武冬景，年纪十八岁，相帮温神甫背了一个元宝往泽州府送，路遇大刀会，财失身死。另有二教友在贾村一带被捕，投入煤井而死。

总之，城内死亡少，主要是因为当局采取诱降办法，未能听从传教士的欺骗，没敢死硬对抗。

（二）马厂天主堂

六月十二日，天气昏暗，大风。羌城教堂被抢后，马厂教友阎玉锁，王金望借口去羌城探亲，顶着风雨，将荷兰神甫翟守仁和几位小修道生接来马厂。马厂教友恐惧，便与高家庄联防把口。这样，马厂就成了洋人集中之点，避难之

所。

在马厂最活跃的西洋神庙，要算翟守仁了。他不但组织群众，盘枪制药，而且直接指挥作战，俨若统兵元帅，何其猖狂若此。

在翟守仁的监督下进行备战，首先组织教友在村庄一里外挖了一道隔离壕，深八尺，宽丈许，呈半圆形包围东村。并令教友韩泰来、韩聚山、韩凤来领导群众盘枪铸炮，加强防守。不数日，制成抬枪两挺，小炮（俗称牛腿）五、六门。

六月二十四日，义和团一面紧缩对马厂的包围线，一面由潞城县遣人刺探媾和，言明：如将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自动扒下，可以作为和谈的初步信号。洋人拒之。二十七日黎明，义和团在北舍村（马厂东五里）树起红旗。战斗开始后，义和团蜂涌出村，沿水壕向村挺进，来势很猛。教友在接受翟守仁的最后“降福”礼后，整队出发，快步迎截。其它教友除部分把守村口外，余者进堂祈祷。西队行差半里许，韩泰来首先点一炮，义和团突惊逃散，接着教友抬枪连放，高喊齐追，义和团乱成一团，各自逃命。此役，教友获抬枪四挺，铁炮六尊，军火一车。

阳历八日（阴历七月初七日），义和团调兵遣将，准备攻打新庄（南阳贡村）。他们有个迷信说法：“要想牵马（马厂），先得拔桩（新庄）”。七月头，新庄围紧，马厂帝国主义传教士深怕分别包围，各个击破，遂主动出击牵制后方。这次，马厂高家庄联队出击，是在翟守仁的直接指挥下与官兵对峙于北舍村西。官兵火力强，教友不敢前进，不时伤三人，马厂王明顺腿中弹，高家庄鹿利水腰中弹，王思

广胸部中弹。翟守仁持千里镜在战壕里督战，见伤情重，便下令退却。

之后，翟守仁亲自指挥，一方面修筑防御工事，一方面制造军火。教友自动捐献钢铁，有一盘石碾碾火药，三盘炉盘枪造炮，以洋火头改制药包，每天可制成抬枪三挺，来福枪五支。除自用外，还支援新庄、赵家岭等村。马厂村最后火力储备计有：来福枪二百余支，抬枪二十多挺，小炮五十多门，大炮一尊（口径一尺，可装药十几斤。是从潞安府偷去的）。其间，粮食恐慌，富有人家捐出二十余石，调济穷人，煤盐由安阳村教友陈常元偷运供给。

据说，潞安城内武来景会长背教后，带着腰牌遁至马厂，翟守仁罚他赎堂做了明补赎。一次，教友李兴唐在村外围放哨值勤，行至天贡岭附近李一枪将哨官打下马身，把马虏回。在村东二十七日的防卫战中，有黎城四个教友，跑来马厂避难，被义和团逮住杀了，其中有马家湾李胎台，徐相狗等。

（三）南天贡天主堂

南天贡是岭南第一大堂，庚子年五月，全村教友正搭棚结彩准备次日过游圣体占礼，忽有道士刘海成（汾阳前任主教）由府逃回说：主教、神甫、修生各自逃亡，主教大堂已烧毁。众教友闻讯，乱作一团，不知所措，有的往外逃，也有外村教友逃来本村的。本堂申神甫（荷兰人）见势不好，剃头换装，头戴一顶破草帽，手提手枪，由一教友相陪逃回马厂，出村行未远，官兵发觉，问口号，回头就跑，官兵追砍一刀，幸有辫子摺叠，未受重伤，村中教友跑来抢救。双方对峙，各有戒心，不敢鸣枪，申神甫得以遁回。至此，众心

下定，只有死守一条路。于是，在刘多明、申晚和、武而猛、李秋文等教友发动下，有铁出铁，有力出力，盘枪制药，共谋防守对策。

七月初六日，由泽州府调来官兵五百名，协助义和团进攻新庄。八日，攻击开始，双方在西天贡、南天贡中途相遇，火拼后，马兵负伤，当即撤回西天贡。次日，分两路进逼，在枪炮的掩护下，先头官兵有的接近村围，有的已上了坡，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教友刘多明，一枪打死一个官兵，申晚和一枪也击毙了一个号兵，又适雷电交加，大雨如泻。官兵见势不佳急令退却。八月五日，又从泽州府增援来五百名大刀会，进驻羌城。六日分路出击，大刀会舞刀前进，红缨飘飘，一片喊杀声。教友枪手散出，暗防伏击，村南埋伏抬枪两挺，当义和团逼近时，连发数响。对方察觉火力很强，不敢冒进，连夜南撤了。教友受伤的有刘福喜、段晚胜、李三则，但无一人死亡。

此后，日夜防守，不敢外出，连秋禾也不敢去收。

八月十二日，潞城县遣役送信，双方疑惧不敢接近，县役只得把信放在村庄的井台上走了。拆信一看，是省已下令各地罢兵停火，保障信仰。自始至终前后三个月事告结束。

（四）赵家岭及其它村天主堂

襄垣县赵家岭村居高临下，据说大刀会攻过几次都没有攻克。一次来人很多，从杜沟往上爬，行至半坡，教友从岸上以茶壶装上火药，投向坡里，威似手掷弹，击退了大刀会。另一次是在村南沟，教友造出一种木炮，（以木挖空，裹铁环，但不能耐久）义和团进攻时，为防木炮，以车载门扇，人藏于车后推车前进。原来他们只有木炮，威力有限，

数天前差人从马厂借回拾枪五挺，来福枪十余支，火药很多。义和团又进我裁沟时，久伏以待的教友，居高临下，枪炮齐鸣，大刀会倒退。前后死教友一人伤一人。

晋城县大箕村，义和团没骚扰，有两名荷兰神甫贺、杜二人，躲于附近山谷里。

西天贡村教友被抢劫一空，教友甚怕，不敢与教外人言谈。一次申教友同一教外人说话，该人不答言，只说了一句，没头的人说什么话，结果把申教友吓跑了。据说崇道村人来抢东西，本村人怕抢不上，竟发生斗殴，甚至有人还丧了命。六月十三日，西天贡教堂被焚。

八月十五日，各地都平静了。翟守仁自马厂来府，办理交涉事务，驻大北街公馆（现北街小学址）。光绪二十七年春，遣包神甫请贺主教回府，至东门外，斜台亲迎，有官兵数百名夹道侍卫，主教坐录围轿，直抵府衙。少息，返公馆，在北街立即做了谢恩大弥撒。

庚子年赔款确数不知，当时晋东南曾派荷兰席神甫向省道台沈敦和要求地方赔款。据老人说，从太原驮来四十个橛葫芦（以木挖空，分为两段，内贮元宝，以钉把缝）白银，马厂教友普退人领白银五两，受难者领一斤，各地不等。

荷兰传教士经过这次运动，经济上大发横财，政治上大显威风。以前是手举十字架，偷偷摸摸捉弄人！现在是骑马坐轿，手扬马鞭，目空一切。他们得到这笔血价后，吃喝修盖，尽情挥霍。如意大利包景星神甫在青龙镇置房买地，娶女为妻。荷兰包法等神甫大吃大喝，任意打人。

（白嘉诚，生前为天主教爱国委员会副主任，天主教神甫）

编者：本文是作者从天主教信徒的角度搜集整理潞安府天主教各堂与义和团的斗争资料。虽然反映义和团运动在潞安的情况不多、也不完整，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下来的反映义和团运动的唯一文字资料。本文除理顺个别字句外，均未改动，题目是编辑时改的。

辛亥年潞安干草会

尚 迂整理

1911年11月，正当辛亥革命山西起义之际，潞安府（辖八县）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火烧劣绅运动。成千上万的农民，人人随带引火之用的干草（谷草），同仇敌忾地投入斗争中来。西而，这次具有特殊色彩的群众运动被当地人民称为干草会。

干草会运动由高平县首倡后，马上引起连锁反应，不过半月，长治、长子、壶关、襄垣等县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声势之大，一时轰动省内外。1912年1月23日的天津《大公报》特别登出一则消息报道这次运动：“潞州来函云：由东北至而南太平乡，沿路发出传单，到一村聚一村，每家至少应随一人，凡村中绅士家，均付一炬，抗者即葬于火。至29日晚，已将乡中绅士焚毁一空……”

火烧劣绅的干草会运动在潞安地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清朝末年，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对广大人民恣意压榨和勒索，各县衙门完全成为土豪劣绅鱼肉乡民的傀儡衙门。首先，地方豪绅可以任意给农民加小粮。所谓加小粮，是指豪绅将自己应纳的地丁钱粮摊加到农民头上。当时，农户粮薄存在县衙粮房，完粮时，必须先查出自己的底据才能交纳。由于农民不识字，每逢农历二、八月完粮季节，大多

数农户不得不请托本村本乡的绅士代查底据。多数绅士欺负农民是睁眼瞎，便与粮房暗中勾结，利用更换新簿之机，将自己的钱粮化整为零，分别加到农民花名之下。完粮的农民连自己的名子都不认识，明知有鬼也无法分辩，只好如数交纳。正如俗话所说，“清白种地，糊涂纳粮”。没有土地和土地很少的农民，地丁钱粮有增无减；地方豪绅田连阡陌，地丁钱粮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其次，地方豪绅可以随便加派税务。清朝末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甚至喂牲口、装磨都要按月纳捐，结婚还要纳婚捐。加上地方豪绅的敲诈，农民的捐税负担更加沉重。摊派捐税时，县衙必须通过地方绅士确定数目，地方绅士借机营私舞弊，任意加派捐税，百般勒索农民。第三，豪绅还可以包揽诉讼。为诉讼牵连农民必须央求绅士到衙门送贿赂，否则，就是蹲班房。被传讯的人，必须给差役付鞋脚钱，在公堂上挨了打，还要付杖钱。地方豪绅不但趁人之危打秋风，有的甚至私立公堂，使用民团，对农民任意拷打审问，扣押罚款。很多农民由于诉讼牵连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由于上述原因，广大农民与地方豪绅的阶级对立日趋激化。

地方豪绅劣迹昭彰，万民切齿，人们愤恨地把他们叫做“黑绅士”。打击地方豪绅，反抗苛捐杂税就成为干草会运动的基本宗旨。

1911年，清王朝在辛亥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潞安府县官吏惶惶不可终日，地方政事废弛，而地方豪绅对乡民的欺凌则愈加肆无忌惮。潞安八县怨声载道，危机四伏，到处布满了仇恨的“干草”，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熊熊燃烧起来。11月初，武昌首义和太原起义的消息传到潞安府，对

于苦难不堪中的潞安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恰巧又届完粮季节，早已蕴藏在人们胸中的怒火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干草会运动在高平县揭开了序幕。事先，高平县典史席元耀、拔贡吴丕烈、秀才张崇德以及刑房吏目宋炳文等四人进行了秘密策划。11月上旬，高平街上出现历数本县豪绅罪状的无名揭帖，接着东乡传递开号召群众聚会火烧劣绅的鸡毛传单。传单上写着：

鸡毛传单快如风，
三日传遍全高平。
二十二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同进城，
东关河上是大营。
进城先剿洋学堂，
以后再剿巡警兵。
四十八家吊主见，
糊涂狗官把他们听：
加小粮、加杂税，
害得百姓不能生。

.....

鸡毛传单是檄文，也是动员令，具有神奇的号召力。11月12日（即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携带干草的东乡农民向东关河纷至沓来，很快聚集起一支二千余人的队伍。农民队伍在东乡大善村人牛春发、牛春姐姐弟二人率领下，一举烧毁关闭的东城门，蜂拥入城。守城的巡警四散逃避，警务长张兰也吓得逃之夭夭。农民进城后，首先剿毁了巡警局和高等学堂，然后汇集县署门前示威，强烈要求免除小粮和杂税，群情激愤，沸反盈天。知县朱士俊丧魂落魄地龟缩在家里不敢露

面。干草会运动的主要策划者席元耀出面与朱士俊交涉。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朱士俊被迫出示了免粮免税的布告，沸腾的人群才离开县署。随即又焚烧了高等学堂先生邵家珍的住宅。此时，天色已晚，为了避免烧坏平民房宅，农民队伍停止焚烧，在城内休息过夜。大家吃过自带的干粮，露宿街头。事后，曾在场目睹的高平巡警局什长吴高升也承认，农民队伍“不害民，不扰商”，秩序井然。

13日早晨，农民队伍分作两支：一支队伍继续焚烧城内劣绅，一支队伍到各乡发动群众，焚烧劣绅。数日内，高平全县被干草会焚烧的劣绅达四、五十户。

干草会烈火自高平县开端，势如燎原，由南向北迅速蔓延。府治所在地长治县首先蜂起响应，并把运动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农民群众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火烧黑绅士”的斗争口号，完全变成了自发的群众运动，形成不会师不合作的运动特点。以乡为单位，各自为阵，完成焚烧本乡劣绅的任务即自行解散。鸡毛传单成为号召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共同手段。组织和约束更加严密。接到鸡毛传单，每家必须出动一人，违抗不到，即行归村灭户；趁火打劫者，当场处死。竖立大旗为点火信号。大旗竖在那家绅士门口，大家就一齐动手堆集干草，引火焚烧。

11月中旬，与高平达界的雄山乡点燃了长治县干草会运动的火种。以桥头村苏小兴、西火镇赵铁忠为首的十几个青年，效法高平干草会运动的榜样，首先发出鸡毛传单召集群众。火烧劣绅运动马上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劣绅的房宅一户接一户被大火吞噬。被烧的劣绅大约有三十户。

雄山乡农民编了一首歌谣歌颂自己的正义行动：

烧了树（指焚毁劣绅李守恕的灵柩），剥了皮（劣绅郭金声、郭俊声的绰号叫郭大皮郭二皮）。

圪低圪燎上南池（劣绅李秀荣家在南池村）。

打破罩子吹了灯（李秀荣乳名叫罩子），

捎带烧了和先生（劣绅景炳章的乳名叫和子）。

紧接着太平乡干草会运动爆发了，火烧劣绅的斗争达到最高潮。

太平乡运动的首领是关村人陈双马和冯丙演。陈双马是个破产铜匠，冯丙演是个行伍出身的贫苦农民。二人一向意气相投，爱好打抱不平。11月上旬，关村镇群众与潞城县群众发生斗殴，南垂死亡一人。18日下午，潞城县衙会同长治县衙派出差役到关村捉拿凶手。以陈双马和冯丙演为代表的关村群众同差役展开激烈争辩，差役恼羞成怒，动手要将陈双马、冯丙演当凶手抓捕。陈双马、冯丙演义愤填膺，奋力夺过铁链，在场群众一轰而上。差役见势头不妙，抱头鼠窜。

当群众围攻差役时，本村劣绅周桂林骑马进城了。关村群众凭经验予感到一场灾祸就要降临。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大庙里商议对策。有人出主意说：“干脆学苏小兴、赵铁忠、起干草，烧绅士！”陈双马、冯丙演眼睛一亮，首先表示赞同：“对！一不作，二不休，反正百姓不能活啦，咱们就大干一场！”在场群众纷纷拥护。顿时，村里的钟声、锣声，“烧绅士”的呐喊声响成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大庙。大庙里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大家一致推选陈双马、冯丙演担当首领，又举郭振帮、牛存顺、宋双锁三人参与谋划。为了保证运动顺利进行，陈双马、冯丙演当众宣布约法三